



 亲情天空

删除不了的怀念

□常永坤

亲爱的父母先后长辞人世,而我时常恍惚间仍感双亲一如往常就在自己身边,或者还在他们居住

的老家。小时候被父母呵护,长大了被父母牵挂,自己当了爸爸、当了爷爷还被父母惦记,曾让我倍感幸福。哪怕后来我也被人以“老”称呼了,但在父母眼里,我大还是个孩子。这种积年沉淀下来的情感,让我的生活习惯一时适应不了没有父母的日子。

父亲比母亲去世得早,他生前并没有属于自己的手机。后来,老家里装上了座机电话,母亲也有了自己的手机,平时不打电话,她就用它看时间。虽然不常用,却也让经常一个人在家的母亲少了些孤独。

母亲过世后,在安葬她的骨灰时,我们将她生前喜爱的手机放到了骨灰盒边。那是她用得最多的物件,于我们来说,还希望能像过去一样,在冥冥中与母亲通话。此后一段时间,我有时还会习惯性地拨打母亲的手机号码。而每次“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的机械回应,都会让我伤感惆怅一阵子。

高中毕业前,我一直在父母身边生活,工作后也一直住在家里,与父母天天见面。20世纪70年代初,我调济宁工作,从此远离了父母。济宁离滕县县城老家只有七八十公里的路程,但在从未出过远门的我和我的父母看

来,却遥远得很。而且那时电话又极为稀罕,一般老百姓很难接触得到,远距离联系从来不会想到打电话。我记得刚到济宁不久,是写了封长信寄给父亲,报告我到新单位后的情况,以免父母担心。

我从县城一下子进入地委机关,自然一心只在工作上,想家的时候只能忍着。遇到星期天,别说不不好意思去请假回家,即使领导准假,那时每星期一天的周末,还不够在路上折腾的。三四个月下来,我实在憋不住了,就星期天去济宁邮电大楼挂拨长途电话。地委机关各部门都有办公电话,因公挂拨长途,电话总机优先安排不说,还能去指定的电话间通话。如果线路忙,那只能在大厅里干等,有时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通话时间按分钟计费,再说还有许多人在后面排队,接通后我只能匆匆忙忙地说,拣最重要的说。可只要能与父母说上几句,那心情便安稳了许多。后来我回滕县老家,听母亲说,接我的长途电话,那是父亲最愉悦的时光。

我老家前面就是北关小学,校长办公室有部电话,我就花钱打长途电话到那里,通过与父亲相识的韩校长转

达,约定时间让父亲或母亲在电话旁等候。挂长途电话,耗的是时间,要先登记,再由话务员呼叫转接,接通了才能去指定的电话间通话。如果线路忙,那只能在大厅里干等,有时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通话时间按分钟计费,再说还有许多人在后面排队,接通后我只能匆匆忙忙地说,拣最重要的说。可只要能与父母说上几句,那心情便安稳了许多。后来我回滕县老家,听母亲说,接我的长途电话,那是父亲最愉悦的时光。

我到枣庄市委机关工作以后,在县城的三弟为母亲

安了部座机电话,父母与我们在外的兄妹通话方便多了。三弟还给母亲买了个老年手机,让年迈的母亲享受一把移动通信带来的便利。父亲去世得早,诸多幸福尚未体验就告别人寰,这让我们子女越发想让老母亲不留遗憾。三弟家的侄子侄女将母亲的手机快捷键设置得极为简单,按我们兄弟姊妹的排序分别简化成数字顺序,让不熟悉手机功能的母亲方便拨打。母亲对这个手机爱不释手,却很少直接给我们打电话,都是我们打过去她接听。问她时她说:你们上班都忙得很,我又没什么事,打过去,你们接不是,不接也不是,给你们添心思干嘛!但我观察,母亲不论出门与否,那个手机也多不离身,生怕漏掉我们打过去的每一个电话。

母亲手机里的电话号码,是我们母子间的情感密码。有时候,我往老家打电话,她正在室外择菜,听见铃响就撂下菜筐往屋里跑。她是小脚,我们生怕她不小心滑倒,就与母亲约定,电话铃声响起,只要手机不在身边,那就不要慌忙进屋去接,由我们再拨打一次。这样,母亲就可以从容地回房间接听电话。这约定改变了母亲的习惯,电话座机旁的那个靠背椅几乎成了母亲的专座,她没事就坐在那里,只为接听我们的电话。也有时候,我们拨通以后光听振铃,却无人接听。座机拨完再拨手机,轮番拨下来,还是打不通。而越是打不通,我们就越是着急,

生怕母亲一人在家有什么意外,就再拨打大妹的电话,让与母亲住得不远的大妹前去察看。母亲多年前摔伤髋关节,无奈做了人工关节置换。还有一次从室外步道上一脚踏空,造成脚踝肿胀。这种险情虽只属偶然,却足以让我们惴惴不安。时常在家陪母亲,这天有事外出的大妹随后回复电话告诉我,耳背的母亲摘下助听器正在卧室睡午觉,并没有什么其他状况。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下。

父母是我们生命与价值的源头,与我们的血脉和情感相通相融。与父母通话,不单是一两句问候那么简单,而是两代亲情的传递。岁月抹去了父母的归程,可路途这边的儿女却无时不牵挂着。母亲去世后,有几次,我明知打不通,还是不由自主地拨了出去。谁知有一次竟然有人应答,这让我瞠目结舌。惊愕过后我才明白,母亲的电话号码停用达到规定时间后,又被别人使用了。人去物在,尚能睹物思人,如今连她使用了多年的手机号码都不再属于她了,那种悲戚愈加让人摧心剖肝。母亲是真的不在了,可是母子亲情又让我异想天开:母亲还能再接我一次电话吗? 哪怕只是一个虚幻的梦,也会让我满足一阵子。

理智告诉我,那的确是个虚幻的梦。又过了一段时间,母亲的手机号码完全从我的通讯录中删除了,但却怎么也删除不掉我对母亲深深的怀念。

 凡人一叶

暑日无扇不清凉

□马润涛

炎炎酷暑,何处寻得一片清凉?

其实最简单的解决方法,也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有空调的房间去。然而,事情总有一些例外,譬如,对那些不适用空调的人呢? 那天一早妻子刚起床就接了一个电话,对方说夜晚开空调被吹感冒了,不能去晨练了。今年高温来得早,且持续时间久,有段时间室内气温一直没低于30度,家里安装了空调的能让人不动心吗? 可有的老人就是没这“福分”,只能望空调而兴叹。

其实对这样的事情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因为我和妻子也都经历过。开始我对空调也是持一种矛盾心理,既喜欢,又惧怕。而妻子则一直怕吹空调,不过今年已有所改变,在我潜意识里她对空调的态度似乎在悄悄发生变化。早些年,要是夜里热得厉害我想开会儿空调,必须先征得妻子的同意,等她做好准备,用被子把自己裹严实了才能打开空调。后来我们商量了一个法子,就是在睡觉前先开二十分钟空调预冷,到睡觉时再关上空调。不过而今不同了,不仅睡觉前要预冷一阵子,而且预冷的时间越来越长,如果遇到桑拿天,开空调的次数就更多了。还有,有时候我忘了开空调,妻子还会主动提醒我。

我家使用空调的时间较短,而使用落地扇的时间却比较长,像我家客厅里用的落地扇就有些年头了,用妻子的话说比我家老二的年龄还大,也算得上是老物件了。这是一台上海产华声牌落地电风扇,在当时也算是名牌,是1984年托县五交化公司的一个亲戚买的。别说还是老牌电器管

用,用了几十年现在一点毛病也没有。

到电风扇,让我想起《西京杂记》中讲的一件事情。说的是巧工丁缓,他不仅会制作“常满灯”和“卧褥香炉”,还制作过“七轮扇”。什么是“七轮扇”呢? 就是“连七轮,大皆径丈,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堂寒爽。”也就是说,这个风扇用七个轮子相连,每个轮子直径都大得超过一丈,相互衔接起来,一个人转动这个扇子,扇出来的风吹得满屋子的人冷得直打哆嗦。从这本书中我还了解到,在汉代就已出现了许多种扇子。说的是赵飞燕被册封为皇后,她的妹妹赵昭仪除了送了三十五件装饰品、衣物、床上用品外,还送给她多种扇子,如云母扇、孔雀扇、翠羽扇、九华扇、五明扇、回风扇等。由此可见古人度夏也离不开扇子,也更凸显了扇子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笔者虽不知道电风扇何年出现在我国,但却知道小的时候村里根本没有电风扇,更没见过上面说到的那些扇子。我知道那时候人们度夏手中都离不开一把蒲扇或芭蕉扇,每当炎夏来临之前,奶奶都会早早把家里的扇子找出来,通常一人一把,另外还要多准备一两把,预备家里来了客人用。那时候家里共有三种扇子,即蒲扇、芭蕉扇和麦秸挺扇。老爷、奶奶和我参用的都是蒲扇,因为这种扇子可一扇三用,可以用来扇风,可以用来坐,还可以用来打蚊子。我用的则是一把精制的麦秸挺扇子,是娘为闺女的时候制作的,比一般扇子要小,用当下的话说,还具有一

定的艺术性。

村里当时已经有用纸折扇的了,不过还不够多,而且多是先生和有文化的年轻人。在我的印象里,我到了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才有了一把属于自己的纸折扇,是黑色的,上面还有用金粉画的一幅山水画。也可能是从那时候起吧,我开始喜欢起纸折扇来,并且后来还收藏起工艺纸扇和扇面画来。说到这里我要感谢几位朋友,特别是一位忘年交朋友。他们都是书画家,又特爱扇子艺术,其中有一位曾送过我多幅扇面画,而且至今每年夏天都送我一两把他亲手画的扇子。我知道这是一份情意呢,因而每当这位年轻朋友送我扇子,在那炎热的夏天,心里总觉得有一缕清凉之风扑面而来。

暑日无扇不清凉。眼下虽然家家都安装了空调,但除了青年和孩子夏季离不了空调,老年人暑日用空调的依旧很少,有的老人甚至连落地扇也不敢开,要用也是微型电风扇,或者传统的度夏消暑方式,如用芭蕉扇、塑料扇或者纸折扇等。只是蒲扇已很少见,不过也不是没有,最近我见邻居老徐就有一把,初见让我感到非常吃惊。那天早晨,我下楼散步,看见老徐仰面躺在竹躺椅上,手里轻轻摇着一把老旧蒲扇,脸上呈现着一副悠然自在的表情。看到老徐摇动蒲扇的那一刻,恍惚间我眼前出现了一种幻觉,仿佛自己又回到了童年的暑天,在月光下的农家小院里,躺在秫秸席子上乘凉,奶奶坐在我身边给我讲故事,娘在一旁扑扑搭搭给我扇着蒲扇……

 如是我闻

虚拟网络与现实生活

□吴利强

前天看了一部电影《来电不善》,影片中电信诈骗的手段可谓层出不穷,令人触目惊心,防不胜防。剧中称为“老鬼”的诈骗高手说:“把个人信息公布于众的,如同当街脱光了衣服让人看!”闻听此言,我不禁愕然。

我平时喜欢写些小文章,有的发表在报刊上,也有的发布在文学网站上,报刊上的文章自不必说,一般只出现作者姓名或者笔名,而网站上的,有时会不慎将个人的联系地址和电话号码附带在正文下方一并发布。回想这么多年,也未曾有过因为个人的信息被窃用而招惹麻烦的事情发生,真乃实属有幸。但当我无意中观看《来电不善》这部电影时,我的心情骤然紧张起来:一些论坛上的个人联系电话,一些文学网站上的通联地址及邮编等,不就是把自己轻而易举地出卖给诈骗分子了吗? 为防患于未然,我一不做二不休,立马上网把能删除的信息尽可能删除,自己没有权限删除的则赶紧联系网编请求尽快删帖。这样做了之后,仿佛如释重负,没了后顾之忧的我,自然也就放松了许多;并且,自己又不断提醒自己:再不可掉以轻心,没事找事了。

这几天闲来没事,总看着自己的微信头像不怎么顺眼。这个戴着一副墨镜的青年人在写满英文的黑板的陪衬下看起来很像一个知识渊博的老师,正因为这个头像很符合自己的个性和身份,我一用就是好几年。虽然,近几年自己的微信头像未换,可昵称倒也换了不少。有位好友说过,昵称的更换与个人所处的心境有关,仔细想想似乎有几分道理。也有位网友在微信朋友圈里写道:“有些网友时常更换头像和昵称,总感觉越来越生疏,似乎找不回起初的感觉了。”的确,昵称和头像的变化使好友一时认不出来,这说明换来换去的不是自己真实的姓名和真实的照片,难怪连熟悉的好友都快变成陌生了。但话又说回来,只要是真正的好友,即使对方再怎么变换,终究会认得出来,也永远是好朋友,是知己;即使再相近的人若没有共同语言,也只能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甚至形同陌路。

几乎没有谁把社交软件上的昵称署为真名的,毕竟,面对虚拟的网络,人人都心存顾虑;也很少有把微信头像设置为自己真实照片的,除非此人非常自信,并且无论在网络里,还是生活中都能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其实,网络里早有定论,从使用的微信头像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出于好奇,我对照自己和身边熟悉的人试着进行一番验证,如其所说,还真有那么点回事。当然,我们若要看头像识人与“按图索骥”又有何异? 宋代王安石说:“人生乐在相知心。”与其多一些可有可无的人,不如真心真意结交几位知己。这样,你的生活里也会少一些烦恼,多一些快乐,何乐而不为?

当然,没有谁会把全部的快乐寄托在虚拟的网络里,除非他已经深陷其中。想要在网络里欺骗他人、玩弄感情的人,最终是“玩火自焚”,得不偿失。我们不妨看看,每日里媒体曝光的网络诈骗,或网络欺骗的事例不胜枚举,但是,网络犯罪的行为依然没有断绝。从此,我不会在网站上公布自己的真实信息,免得给坏人以可乘之机,我也不愿意给别人留下虚假的印象,因为,我就是我! 与其带着虚假的面孔与人交往,不如做一个真实的自我,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无论网络还是现实。从今天开始,我的微信头像就是我自己,我就是我,一个自信而真诚的我!

 生活况味

虫鸣也关情

□丁兆如

噤噤,噤噤,噤噤,噤噤……

之忍,之幽,之邃……

当然,这要心底的褶皱和纹理,耳根的敏细和聪慧,发挥得都极为好才够。“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说的就是这个。不独地,“秋逼暗虫通夕响,征衣未寄莫飞霜。”更著凄美:“唧……唧唧……”,分明是“盼……盼盼……”雁阵掠过银盘惊鸿而去,虫儿踉蹌草窠涟涟私语……大雁匆匆南飞,蟋蟀知归家,可我的良人,你在哪呢?

以前,我一直以为这是古代文人之孤独、之思乡、之离别,甚至政治上的失意,才怀出的伤感、悲切之情之慨,不然,我们的古文学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秋吟切骨玉声寒”这样凄美的诗句? 又怎么会有“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孤灯不明思欲绝……”的痴约旋律?“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些从《诗经》走来的虫鸣,似乎有着无穷的吸引力,使古今诗人不吝笔墨。

那年的八月,我和女儿一起登泰山。到玉皇顶,偏不巧雾帐起来,跟着雨丝淅沥,且一绵就是两日。第三天,等日清四下,日头却几挂正南了。女儿见我徘徊来去,睨我一眼,说,再住一宿,拿不准明早就能了。平时我就疼着她,但凡合理的健康的,哪怕她有平时的表示,我都会十分的应允,

见不了她一丁点儿的不甘。我自己也想着,不差这一天两天的,多待机会就多,遂在宾馆继续又住下。夜里醒来,窗外灰着,看手机,四点钟,起身擦窗,外面蒙蒙的白。一刻钟上下,眼底慢慢矗起一块巨石,上头立着个灰影。稍稍,那儿有陕北小曲儿飘来,先是《走西口》,再是《圪梁梁》,歌声和着虫鸣,一缕一缕地浇在心里,煞是好听。我爱听晋陕蒙一带的民歌,觉得这相遇实属不易,不易里又唱得这么好,这样未免太不过瘾,遂穿衣跨槛,悄悄坐在离她不远的磐石上。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四妹子爱见那三哥哥,他是我知心人。三哥哥今年一十九,四妹子今年一十六……”唱着听着,音儿弱了,调儿明显地不连贯了,最后在满耳的虫声里咽咽下去。稍后,上去三个女的,问,不答,仍低泣,幽咽中身子一挺一挺的。兀地,放声哭去。再问,说一听到油葫芦金铃子唧唧,就想新婚夜里去海地维和的丈夫……一年前,也在这样的秋天,也在这样的煮微里,在渭河滩小虫子唧唧呀呀的叫声里……三个女子拉着她,讲海地,讲太子港,不过在每个人的讲述中,海地变美了,太子港不危险了,不仅地方好,而且是旅游胜地,其中一个还把太子港描述得非常美好,宛如藏人眼里的香巴拉。

我惊愕。

我的胸膛压迫得呼不过气来。

我把自己搁一会,静静,再静再静……也许虫鸣只是无意中碰了她一下,不料她的感情却像蒲公英一样散开,此后到处都是她和她的虫鸣般的思念……努力了,可无论如何,她就是打不败她自己呀!

我逐石逶迤,挪向她。

望着望着,不觉她颈项上的纱巾,一点点往太子港上搭去……很长很长时间前,她都知道纱巾有多长,她都知道太子港该有多么危险……她一定是靠精神上的某个长度来支撑,权当是给自己一个希望,以此代替明确的期待! 意识到这,我赶紧插话上去,直夸她唱得好,比王二妮不差,也能上得电视,又拿双手比画一个厚度,说等你爱人的军功攒存到这么多,他就回来了,你俩就再不会分开了。

众人夸她有担当有大义,民族文化坚持得也出彩。到底是年轻人,她破涕为笑,高兴起来。众人给她鼓掌。小媳妇也是有修养的人,稍拘谨,就和着虫鸣张口唱:“上河河里的鸭子下河河里的鹅,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双扇扇的门单扇扇开,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她的泪水,众人的泪花里,跳出一个个红日来。

 榴园·文学